



大红柿子高高挂

◎梁永刚(河南平顶山)

在乡间,柿树并不稀罕,因寓意着红红火火、事事如意的美好祝愿,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种,装扮着农家小院的风韵,充盈着庄户人家的满足。除了自家院落,老家村庄后面的小山上,山前坡后都长着横七竖八的野柿树,栉风沐雨,岁岁枯荣,用十足的野性彰显着生命的葳蕤。秋日乡村,柿树枝头擎起了火红的柿子,宛如一盏盏喜庆的灯笼,把灰暗冷寂的村庄照得红红火火亮堂堂。

乡间的诸多树木中,柿树发芽较晚,阳春三月,杏、梨、桃已是满树繁花,柿树干枯瘦硬的枝叶才吐露一抹浅绿。清明后,几场透雨下过,被春风吹拂,阳光抚摸的柿树,渐渐长出了柔嫩的淡绿叶片,随着时光的风云变幻,叶子一点点变成青绿直至深绿,泛着油亮厚实的光泽。农历四月,一地的麦子吐穗扬花,柿树的绿叶间开出一朵朵淡黄色的方形花朵,被风一吹雨一淋,飘落一地。

幼时在乡间,我常和伙伴们一起捡拾柿花,装的兜里满满都是,偷偷从祖母的针线筐里拿来针线,将一朵朵柿花串成项链,戴在脖颈上。柿花不光能玩,也能吃。放入水中浸泡一夜,第二天裹上一层面粉放油锅里一炸,香酥可口,脆嫩滑溜。

农历五月柿子坐果,霜降前后成熟。霜降之后的柿子发软熟透,品质也好,是名副其实的烘柿。不过,对于贪吃的农家娃来说,往往是在柿子青涩之时就开始摘着吃了。泛着青气的涩柿子是吃不成的,吃一口满嘴苦涩,舌头长刺,但乡村孩童却无师自通,创造出了多种简单却管用的去涩方法。

我老家院子里种了两棵柿树,一棵临近灶房,一棵挨着猪圈。时令进入秋天,秋风一阵紧似一阵,柿树叶日渐稀疏,眼瞅着枝头的柿子由黄变红,祖父围着柿树转了一圈说,该卸柿子了!错过这个时令不卸,一阵大风刮过,那些熟透的柿子就会从枝头跌落一地,实在可惜。农家卸柿子的方法不外乎两种,即用自制的夹杆够和直接爬树摘。那时候我年纪小,身量轻,正是爬树的好时候。不过,祖父宁愿自己费劲巴脑用夹杆一点一点够,也不让我爬上并不

算高的柿树直接用手摘,生怕我摔着磕着。

从树上卸下来的柿子,顶多七八分熟,黄中透红,质地坚硬,味道苦涩。按说,最好的脱涩办法就是放到自然熟。不过,不少人家都是等不及的,为了让涩柿子尽快变成老人、小孩口中软甜的美味,可谓是费了心机。

乡间常见的脱涩之法有二:一是用火烘,此法比较费事,多适用于专门卖烘柿的人家。大批量烘柿子需要专门挖一个口小肚大的柿子窑,窑底铺上一层厚厚的麦秸,将又硬又涩的柿子一层层摆放整齐,顶部盖上麦秸,然后用麻渣泥封上窑口,点上木柴或者玉米秆连烧五六个小时,熄火后闷几天,待开窑后就成了红红的烘柿。揭去薄薄的一层外皮用嘴一吸,满嘴流蜜,甜到心里。

二是用水浸。浸柿子是乡间最常见的脱涩之法,不过,只有霜降前摘的柿子才能浸。此时的柿子还没有完全成熟,从里到外都是脆生生的。小时候,放学后常常和玩伴们去村后的柿子园里摘快熟的柿子,然后跑到坑塘或者河沟旁,将各自的柿子放入水中或者埋入泥里,上面再压上石块,标上记号,等过上几天就变成了浸柿,再扒出来吃。

大人们浸柿子更讲究一些,多采用温水脱涩法。浸柿子所用的容器视柿子多少而定,多的用盛粮食的大瓦缸,少的用矮矮胖胖的小排缸。将柿子洗净后放入缸中,先倒进一些凉水,再倒入一些热水,水的多少以没过柿子为宜,配兑后的水温大概控制在四五十摄氏度左右,此水也就是民间俗称的“阴阳水”。为了保持水温,除了要盖紧缸盖,有时候还需要用破旧的棉被包裹在缸口上。一般的柿子通常一天一夜即可脱涩,对于那些个头大、涩味重的柿子,浸的时间自然要长一些。待缸里的水温降低了,就从麦秸垛上拽些麦秸围在缸的四周,点着后慢慢加温,将缸中之水烧至合适温度后立即熄火,如此反复几次,经过两天两夜,柿子也就浸成了。浸柿的特点就是脆甜清爽,特别适合牙口好的人吃,咬一口脆生生甜丝丝,满嘴生津。

秋来核桃熟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我们那小村,背山面水。身后,沟壑纵横,满山青翠;前面一条河,浩荡东流,滩涂上,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河卵石,鹰在上空盘旋,空旷寂寥。高高的土崖下,绿树裹着一片土屋,矮矮的土围墙,如棋盘似的,分割着各家。房前屋后,到处是树,像约定好了似的,都是核桃树。一树的绿叶,缀着一树的绿疙瘩,傍着土崖,守着土崖,伴着单调的岁月。

靠山吃山。饭桌,核桃木的,案板,核桃木的,马扎,核桃木的,柜子,还是核桃木的。核桃木细,花纹也好,不油漆,岁月,就能裹上褐色的包浆。

核桃熟时,也少有人摘,任它噼啪啪掉在地上;有人嫌慢,就用脚踹树,或用竹竿乱打一番。收了核桃,堆在墙角,随它去沤。也有人,剥了青皮,熬些汤汁去染布。

我们小孩子,喜欢吃青皮核桃。吃这种核桃,有一种专用的核桃刀。大小像割脚刀,不同的是,刀头弯成90度,像个“7”字,刃口呈弧形朝外。刀尖扎入核桃缝中,左右一别,顿成两半。刀尖顺着硬壁扎下去,沿壁推一周,一剜,核桃仁就掉在手掌里了。这时,还能吃上“揭皮”饺子。揭皮,就是揭掉嫩核桃仁身上那层薄薄的外衣,再把它剁碎,加点青菜、干菜,包成饺子。虽不是肉,却挺香的。揭皮,都是馋嘴小孩子们干的,那个时候,我们的手指头都是黑的。

有个本家的爷爷,辈分很高,白眉白须,一脸的皱纹,人称核桃爷。他常坐在土崖上,背靠一棵核桃树晒太阳。他常叹道:娃子们啊,个个像核桃,实心蛋子,堆在墙角,沤足沤透,露出来,还是皱皱巴巴的。啥时候能像城里人,舒舒展展就好了。

那年我去省城上学,核桃爷颤巍巍送我到村口,说你沤出头了,好好读

吧,从此,再不会皱皱巴巴的了。

那时候上学,叫飞出山沟。我飞出山沟后,也舒展了几年,原想,文凭会与核桃木的花纹一样,裹上岁月的包浆,越发锃亮。没承想,没保养好,成了陈年的老核桃,一股哈喇子味,自己还不觉得。直到资产重组、设备升级、技术突破、数字化……铺天盖地涌来,才发现自己已“绕树三匝,无枝可依”。看到新进员工,拿起外文资料,朗朗上口,意气风发的样子,想起自己当年,如做梦一般。依稀看见,自己又蜕化成了墙角那皱皱巴巴的核桃。飞了一圈儿,又回到了原点。

又是核桃熟的时节,回了趟老家。路宽了,土屋也变成了小楼,满屋满树,到处还是绿疙瘩,核桃爷晒太阳的那个土崖还在,那棵树,越发的粗实了。核桃爷他老人家,已故去多年,可他当年的话,还句句在耳。如今的年轻人,早已像鸟儿一样,满天飞了,是不是都很舒展,我不知道。可飞出去的我,如今,却又倦鸟归林,这怕是核桃爷怎么也不会想到的,其实连我这个当事人,自己也没想到。

我站在空荡荡的土崖上,当年核桃爷晒太阳的地方。身后的核桃树,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,秋风拂来,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。举目远望,夕阳衔山,大地金黄,河水波光粼粼,几只鹰在高空盘旋。时而展翅滑翔,时而振翅高飞,如同当年。

夕阳下,鹰们盘旋了一会儿,忽然振翅向着太阳飞去,渐渐缩小,慢慢缩成几个黑点,融进了无际的长空。水天相接,茫茫苍苍,虽然“山形依旧枕寒流”,但毕竟是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”。我在手机上写下四句:三十年前核桃娃,蹭蹭倦鸟又归林,登高又见鹰飞去,扶摇直上追青云!

游九龙瀑

◎卫鹤龄(河南平顶山)

这个长假,两个日程,一是收获自种的花生,二是与朋友相约九龙瀑小游。

九龙瀑在南召县,景区距平顶山一百六十公里。假期第二天,我们几人一早出发,驱车而行。潮潮的路面,清新的空气,虽然没有太阳,视线倒也不差。蒙蒙细雨时停时下,我们一路聊天、一路观景、一路好心情地下了高速,进入乡道。

路边的村落,沟沟坎坎,田垄庄家,这些田园秋景,是那么的亲切而熟悉。山道两侧的果树,挂着疏密不一的果子,迎风摇晃,昭示着成熟的喜悦。所经之处,大片大片的水稻呈梯田状的依次向高处延伸,我们停车驻足,用远的山近的田做背景,把自己轻松的表情,放在了镜头里。

上午11点,我们到了九龙瀑山脚下的停车场。没有想象中的山门,停车场也只是推平而已,处于半自然状态。与山民搭讪,方知景区上下需要费时四小时。

上山的路和栈道已经铺建好了,我们从南面入山,依托山势,向西北方向行进。起初,山路还算平坦,游人稀稀疏疏。入山后,人渐渐多了起来,听口音大多是南召当地人。有一家子,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,那孩子光着脚,母亲架着他,一步一个台阶,向上攀爬。类似这样的,有好几拨儿。尤其让我们吃惊的,是另外一个场景——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,在我们前面,一瘸一拐向前迈进。这时的山路已经很陡了,经过问询,她说自己刚做完手术,脚踝上面的线还没有拆。我说你真勇敢,如果去长城,就是天下第一脚。随行的人哈哈大笑,也把钦佩的目光投向了,并劝她下山,不要因

劳累落下病痛。

越向上去,风景越好。一边是沿山势开凿的山路,狭窄之处只有低头才可。另一侧,则是人工设置的栏杆。栏杆之外,是曲折的山沟,沟不深,里面有着大小不一、各种颜色的杂石,叮当的水流蜿蜒不息。

爬山如同人生,有曲有弯,平坦时有,沟沟坎坎也有,更有那陡峭难以逾越的段落。懈怠之时,常在半道。这时,往往一个鼓励就能成行。我们几个相互鼓舞,或慢或快,砥砺前行,那疲惫随着凉爽的秋风,云一般散去。山道上,遇到几个下山的游客,手中拿着不少山葡萄,说是从高处摘的,随手递给我们几串。山野葡萄,叶小果小,颗粒饱满,只是每一串松松散散,不像街市售卖的那么密实紧凑。那如珍珠般的紫色葡萄上,还带着一层雪白的保护层。我们一边吃着甜中带酸的葡萄,一边向更高处攀登。

约一个小时,我们终于到达山顶的大瀑布。此时天已开晴,抬头望去,好大的石壁横在面前,数十丈高的白练从天而降,岁月之流淌,早已把石壁染成了灰蓝色。瀑布两侧,有两片大小不对称的绿色,深深植于石壁之中,与直下的水流相映成趣,犹如一幅惊世画作,悬挂在秋天的崇山峻岭之中。

站在九龙瀑景区的最高处,遥望远方,那遍布远近的沟壑,那高低绵延的山峰,那一望无际的绿色,尽收眼底。此时此刻,我只想写上几段文字,去表达登顶的感觉。而随行的朋友,用她那气息绵长的吼声,宣告了我们的登顶之旅。